

試問茗園何處尋

不才

由大學理念之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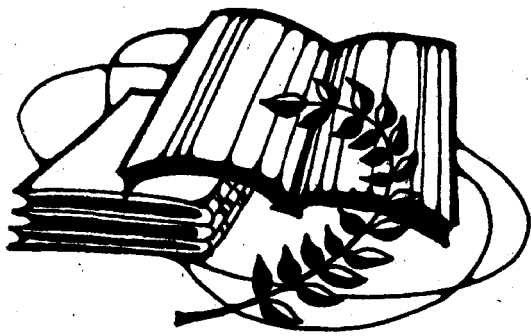
論學社運作之走向

本文意圖對學社存在的意義賦予較積極與明顯的詮釋。此處所指的學社是指學術性社團活動而言。

學社活動在我們的校園裏的蓬勃程度和康樂性社團根本是不能比的。對於一個歷經聯考壓力的新鮮人而言，他對大學的期望往往寄託於一種既繽紛而又輕鬆的生活方式，康樂性社團活動十足地滿足了這一大學形象的要求。大部分的人的想法是功課已經讓我的大腦很累了，為什麼還要跑到社團受這種罪呢？當然知識與思想的建設仍然是進入大學的第一要務，但是這一件工作往往是透過課堂教育而完備地達成，對大多數的人社團活動就是康樂活動，學社存在的意義並不十分明顯，它所發揮的功能也非常地模糊。所謂「台大學社的沒落」，這對台大學社發展根本是一個錯誤的診斷，因為它從來就不曾真正興盛過。學社活動之不興只不過是在既有教育體制下的必然結局，一個份量足以具有學術性意義的學生社團在當前教育體制下其生存力與發展力都是極其有限的，甚至更徹底地說，其存在性是十分令人可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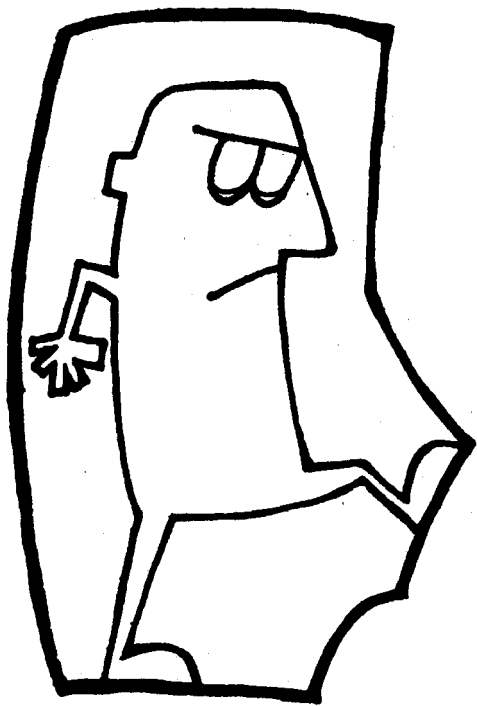
底下就①自由與權威②專才與通才這兩點來檢討當前教育體制背後所蘊涵的若干意識理念，進一步說明何以此種教育體制是一個不利於學社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

①自由與權威：首先我先節引雅斯培論教育的兩段話：「(a)經院式教育：教育的內容限於傳授，老師只在重複以前的教育，教材是一套現成的系統，必須研讀的作家與經典是固定的，老師本人並不重要，他只是一個代表，可以任意更換。教材內容已經是固定的型式，知識固定了，大家到學校即要學一些具體的東西，把一些結論變成自己的東西，要能夠將一些白紙黑字，明明白白的東西帶回去。(b)蘇格拉底教育：對蘇格拉底而言，教育不是有知帶動無知的偶發事件，而是人們一同去發現真理，尋回自我的唯一途徑。他幫助了年輕人，年輕人也幫助了他。於是發生了以下的情形：在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中發現難題，造成困惑、被迫去思考、學習找尋答案，不斷地發問，並且不逃避問題的答



案，對話者不知道真理為何，但是真理已經在那裏了，對話者繞著真理而轉，並且被真理所引導。」

概括言之，經院式教育是屬於權威性教育，它在教授歷史上既有的權威典範，蘇格拉底式教育是一個自由式教育，它不直接敘述一個直截了當的答案，而站在一個啟發性觀點強調其探索、搜尋能力的養成。明顯地，既存教育體制乃是經院式教育。從表面上看，蘇格拉底教育只適合人類早期的文化，由於知識之歷史累積已達到一相當可觀的地步了，難道我們真能對經典棄之不顧嗎？其實創造性思考並不意味著對經典的棄絕，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許多革命性理論都來自對既有知識深厚的認識之後，再予以批判、轉化、超越，譬如量子力學中的薛丁格方程式之於古典力學的漢彌爾頓——傑克比方程式，相對論之於古典電動力學。然而這並不意味對經典的詳細研讀就能蘊涵創造與超越的潛能，問題在我們以什麼樣的方式去掌握既有權威典範知識。如果一個學生一直只習慣於接受一套既成的東西，而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挑戰，我們似乎很難盼望他在擺脫書本之後，是否真能獨立地去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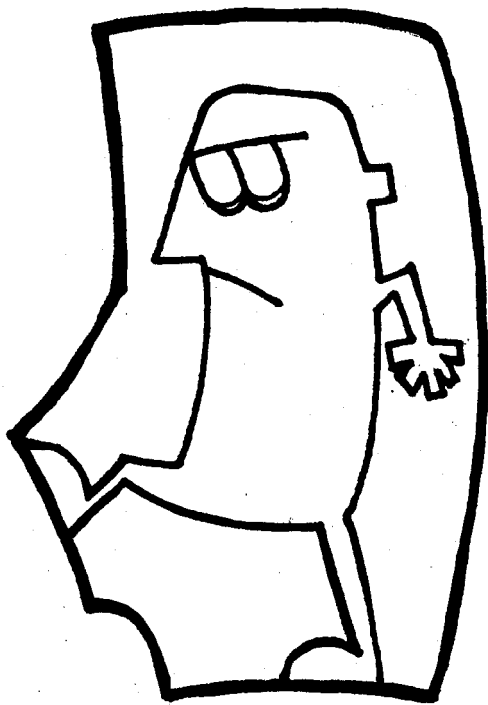


作他的思考力呢？

一個蘇格拉底式的權威教育應該是一個歷史困境的摹擬與揣摩，它所意圖的當然是一個清晰概念的建立，但它所提供的卻是一種由渾沌而明晰的過程，一個真實之歷史脈絡的重現，而不只是漂亮的答案，它讓所有參加蘇格拉底對話的人陷入一個歷史問題的佈陣中，透過對話的引渡，去清楚地掌握「問題在那裏？」，將問題不斷地具體化，直到自然地逼出答案。這種方式與實際的創造過程當然是有所差異的，因為它的問題是經過佈陣的，事實上，一個正確問題的提出往往意味著答案的出現，歷史困境的摹擬旨在認識歷史發展背後所蘊含的問題脈絡，學習掌握問題的能力。這種方式當然不可能灌輸太多的教材內容，然而這本來就不是蘇格拉底對話的意義，其最重要的意義在培養一種獨立搜索的能力。

②專才與通才：這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尤其是科技知識，每一個狹小的分支，若真要投入下去都足以吞噬掉我們極其短暫的一生。由於技術競爭的白熱化，自然導致了專業教育的興起與古典博雅教育的衰微。專業教育背後實涵蘊了一股強大的技術經濟壓力，故欲復古於古典之紳士性教育實在是對歷史現實性之發展體認不足。當前的社會乃是以技術力量為主導的結構，不管你喜不喜歡，總之，科技已經在我們的歷史發展走向中取得一個壓倒性優勢，然而也正是如此，暴露了專技教育的缺陷，既然技術力量已取得了社會的主導優勢，我們不禁要問，這一群技術人是否已對其主導之社會角色有了足夠的體認？如果技術人只是一味地在實驗中尋求技術的突破，而對技術力對社會產生的衝擊效果毫無認知與評估的能力，這將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因此適度地結合專才教育與通才教育是有必要的，通才教育的價值在高度技術化社會更有其存在的必要。

由以上兩點對當前大學性格的認識與檢討，我們可以說學社之不興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在既有教育體制的意識結構下，它根本



沒有存在的必要。經院性教育的性格使得聽老師在課堂上的傳授是唯一的思考習慣，學生的學習方式就是每天到學校抄黑板，到了學期末累積出一套完整的筆記。甚至連學社運作的走向都有成為私塾、小法學院、小文學院的趨勢，我認為這是對社團功能的誤導，其實學社最重要的意義在互相的討論對話，互相的啟發激盪，共同努力嘗試在黑暗中摸索出一副比較清晰的地圖。學社之不興的另一次要因素即是由於極度專業傾向的結果使得科際交流變成一件不是很重要的事，如果還有什麼比較重視的科際交流，大概也都是類似工學院與文學院在舞會上的「情感交流」罷。當然，這對實質的思想建設而言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從以上對大學理念之檢討已蘊含了若干對理想學社的角色認定了。理想中的學社在大學中應具有一種「超越性的角色」，他必須超越既有教育體制中的制式權威與純粹專業的色彩，超越既有教育型態所造成的思想格局的限制，而建立一種比較具有延拓力、生命力的思想型態。實際上，在既有體制之籠罩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學社乃一自發性組織，欲達此一超越性角色則

必須學社之成員皆有此一自發性意圖，然而在既有教育之強大勢力下所造成的思考習慣，使得此種自發性份子產生的可能性很低，所以超越性社團的生存力是十分有限的，其實就我的觀察，這根本只是一個不存在的烏托邦。因此我想把本文最後的結論放在「學社如何在當前教育體制下發揮具有建設性意義的陪襯性角色」這個問題上。

我想關鍵在於我們必須放棄對學社的學術要求，而把學社視為一個學習團體。在這裏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來求得什麼實質性的思想激盪與建設；最主要是一個態度的養成，做一個潛在的超越性角色。知識具有主觀、共同主觀、客觀三種面相，知識不只是個人的獨思，知識本身也是一種社會性行為，文化是一種社會性財產，他必須公諸天下為衆人所批判與接受。做為一個學習團體最重要的在於學習一種坦誠、開放的對話與溝通，學習社會性思考的準則，它不是消遣性、康樂性聯誼團體，而是以文會友，一個在成長中彼此相互提攜的團體。

曾經走過一段交錯詭異的日子，這篇文章記下對於大學生活的一些感想，我不知道這樣的診斷與處方是否已正確地把握了問題的關鍵了，這些就留給後來的人繼續想吧！

此文所言若干皆極為簡略，如果有興趣再想下去的人可以參考林毓生的思想與人物、雅斯培論教育、還有桂冠出版的一本學習團體理論與技術；金耀基的大學的理念，這本書寫得不太好，不過還是有若干參考價值。